

名人佳作

故乡的烙印

陈彦



俯瞰镇安县城

与老百姓一毛钱关系没有,再大顶啥? 聂涛由此在镇安一干八年,离任时,户口与人丁都成倍增长。监狱也“十室九空”,都回去打猎、垦荒、筑路、养蚕、缫丝、吊酒、办学堂去了。随后,聂涛果然从山乡小县调到关中大县凤翔高就。那是苏东坡官场起步的地方。但他很快选择了“挂冠离去”,他觉得此能治一小县足矣。这个故事,对家乡的人文影响颇大。老百姓一直在念叨、传唱。这是小城“史记”中温暖、励志的篇章。

我进县城时,全县已有二十七万人,二百九十里外的西安,是小城全部生活的风向标。有人从西安带回无尽的新潮玩意儿,包括新的生活方式,让小城心脏加速跳动起来。歌舞厅一夜之间开出三十多家。录像厅、辐射影厅里的武打枪战声穿街过巷,不舍昼夜。街面上能放下一台球桌的地方,几乎都仄仄斜斜摆满了。凡临街的墙面,一律掏空或凿洞,陈列出色彩斑驳的各种电器与时装。夜半总会被摔碎的啤酒瓶声惊醒,那是要延续到凌晨三四点的夜市在骚动。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县城的阅读活动和文学写作热潮,很多青年在无数的文学杂志带动下,建立起了文学梦,并竞相书写起身边的变化来。也不知什么时候,这群人又随着社会大潮的新涌动,各奔前程,进西安、去深圳、下海南、包矿山、跑生意。只有少数人坚持下来。我也由散文小说创作爱好转向写小说。随后,就以专业编辑的身份调进了西安。

我始终把镇安县城称为第二故乡。因为此前的六个乡镇,无论如何也只能打包成一个故乡,虽然在我心中那仍是六个不同的小故乡。尤其在儿童和少年时期,那简直是魔方的六个面,哪一面都呈现出非常新奇与独特的“超大”样貌。今天看来,它们的确都十分狭小,但对于当时的我,那就是“走州过县”行万里路了。从地理上把那六小块“魔

文学是什么? 对于我,她是生活与阅读相互刺激、发酵的产物,是对过往生活储存的持续开发整理。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在一闪念或梦中,复现曾经生活与居住过的乡村、城市,有时半夜醒来,会突然发蒙,这是睡在什么地方?

我是一生更换过好多次故乡的人,命运注定是个行者。当我在西安以南的大山深处镇安县城出生时,其实离县城还很远,那里许多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进过城。我的出生地是松柏乡,那时叫松柏公社,父亲在那里当公务员。随后,父亲又调动到红林、庙沟、余师、东风、柴坪等几个乡镇,我是从父母、亲戚和山民背上移来搬去的。

那时觉得世界好大,今天看来,也都只是一二十公里的路程。我在那里获取了对大山的绝对概念和印象,至今描写起来似乎仍然近在咫尺。记忆中的山民,忠厚与善良不仅表现在宽阔的脊背上,更表现在木讷的脸庞与温热的心房里,你不需要设防,他就能把迷路的你,指引到山重水复的大路旁。

如果说那是第一故乡,在我心头,其实还细细划分着松柏坳、老庵济、庙沟口、余师铺、冬瓜滩、柴家坪这些不容混淆的更小地标。十几年前,我又把这些地方走了一遍,许多老



西安城墙

路已经不在,竹林茅舍、山间小溪也甚稀罕,更寻访不到好多故旧,一打听,都说出去打工了。至今,我也常回去,因为父亲长眼在那里,但已是匆匆过客。

后来我终于进了县城。那时进城的交通并不发达,很多次都是骑自行车“上县”。中途要翻一个高高的土地岭梁。自行车得顺小路驮到梁顶才能继续骑。遇见下雨下雪天,还需掏钱雇当地的“冰上走”往上扛。自己也得给脚上绑了“铁稳子”或草绳做爬杖。一旦折腾上梁,幸福的日子可就来了!那简直就是“一骑绝尘”般的野马脱缰。不过也有好几次,畅快地跌进排水沟里半天爬不起来。后来这条路越修越好,竟然有四十八公里,而我那时常常是要骑大半天的,还不算钻进排水沟里揉胳膊揉腿、找鞋找钱包的时间。

县城生活恰恰是我最具青春朝气的时期。那时街上流行红裙子。男士们多穿喇叭裤,且长发飘飘,我都有具体操作实践。并且喇叭裤口不比别人小,扫进裤管的灰尘也不比别人少。飘飘长发永远深深埋藏着耳朵,手表却是要露出来的。即使知道太阳当顶是正午,也会不时抬起胳膊把表细看一二,那不是时间问题,而是“表现”问题。

小城那时才一万多人,是聚集在一口大瓮一样的底部,瓮盖即蓝天。一条河流顺着山脚蛇人蛇出,形成了回水湾一样的弓背,街道、单位、住家户,就像点进沙窝的落花生,越生越多,地盘也越洒越大,有些端直就洒到坡上去了,又有了个山城风貌。老县志上说,清代乾隆年间有个从湖南来的知县叫聂涛,好不容易考上进士,却被分派到穷乡僻壤来做官,很是不乐意。全县当时一共才七百多户人家,满打满算四张吃饭的嘴,还吃不饱,监狱的犯人却多得关不下。他就特别灰心地想回老家当乡绅去。他爹是个老中医,接到儿子颇有怨言的家书,及时从湖南把家眷给他送来,而且一边帮老百姓看病,一边到牢房里给那些因饥寒起盗心的囚徒把脉。同时也从中医理论角度帮儿子探索“知县”之道,说只要把这满当当的“监狱病”治得没人可关了,就算没白考一进士。官做得再大,要是

方”与县城拉近后,我又翻越秦岭,走进了十三朝古都西安。

那时对西安的唯一了解,就是我姥爷是那个地方的人。姥爷生在西安郊区一个叫等驾坡的地方。西安周边类似等驾、接驾、护驾的地名很多。因家口太重,又逢战乱,十五岁时,姥爷即成游民,漫无目的地翻过秦岭,无意间“流窜”到了镇安县的柴家坪。姥爷有商业头脑,发现这里街面上卖的小商品,比西安贵好几倍,有的甚至十几倍、几十倍,而山货又便宜得要命。他就弄了些兽皮、火纸、药材返回西安,换了手电筒、发卡、顶针、五色线之类的“零末细碎”,折回柴家坪变卖。一来二去的,姥爷最后再进秦岭时,就能雇起八个“脚子”(脚夫)挑东西,还有扛鸟枪、拎铜锤吓唬土匪的护卫。做到全国解放时,家产已是柴家坪的半条街了。后来公私合营,让姥爷做经理,他觉得跟自己没文化,不会开会,不会讲话,不会念报纸文件,就选择给公家做做饭去了。这倒是让全家都吃了商品粮。他一直安生生活,活到去世。那时他是柴家坪唯一的西安人。我进西安时,他已作古。每每翻越秦岭时,我都会想到姥爷的那八个“脚子”,据说他自己也是挑夫中的一个。难以想象,那时姥爷他们走一单趟需要半个月。而我进西安时,坐车只需八小时,下雨下雪天另讲。可现在,十八公里秦岭隧道一通,已经把镇安到西安的距离缩短到一小时了。

我在西安生活了近三十年,那是真正的第二故乡。但我心里还是把它定为第八故乡。因为,那六个儿时走过的乡镇,还有县城,太刻骨铭心了。

西安之大,是因秦川八百里骤显阔绰疏放。我有幸住在古城墙下的端履门内,门里不远处,就兀立着两千多年前的大儒董仲舒墓。墓旁的街道叫下马陵,皇帝到此都得下马。其余入城者,自是皆需整好衣帽,绑好鞋带,呈端方、肃虔状。三十年,我始终住在这个地方。从我家进到端履门,只有八分钟路程。一进门,迎面就是举世闻名的碑林博物馆。即使吃完午饭,溜达着去看几通碑刻,回去稍事休息,也能赶上上下班。如果要上城

墙,进门左拐就是阶梯。上到顶端,从城垛豁口看内城,脚下是一千三百多年的唐槐数棵,根须裸露,瘦骨嶙峋,树冠却枝叶茂盛,那才是真正的大唐遗株,依然生命葳蕤,雄强向天。再朝远处瞧,古城就尽收眼底了。昔日的皇城,如今多是寻常百姓住,竹笆市、案板街、炭市街、五味十字,都曾是漫卷的烟火气。尤其是钟鼓楼旁的回民坊,日夜人潮涌动,那更是我常去吃羊肉泡的地方。羊肉泡是西安名吃,有时为抢到一个座位,会在人后站立许久,看人家细嚼慢咽,直到两腿相互摩擦重心数次,才能挨上半个臀尖。

从城墙朝南看,一眼就能瞥见我家窗户。再远,便可悠然见终南山了。那是一个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山脉。说到诗,我常常不是一下想到大唐长安的那些千古名流,而是想到一个叫陈学俊的今人,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作为我国热能工程学科创始人之一,业余时间却爱写诗。我为创作一个舞台剧,曾在西安交大住了很长时间,数次拜访青年时代举家从上海“西迁”西安的陈院士。他们夫妻却更愿意给我吟诵自己创作的诗歌,每每让我这个晚辈坐着,他们站着朗诵,不时还配合以抒情动作。诗中充满了对故土与西部的眷恋。斯人已作古,诗情满长安!这座城市不知孕育催生了多少诗意的人文星斗,华灯初上时,你站在城墙上,仿佛还能听到或正在听到许多超强心脏的跳动声。当然,这里还夹杂着一种特别浑厚的声音,那就是城墙根下的古老秦腔。这是来自民间的腔调,大苦大悲,大欢大爱,给这个城市铺上了厚厚一层普通生命的精神路基,让跟大雁塔一样耸立的地标,似乎都有了坚实而可靠的沉雄底座。

故乡的牵挂是激情澎湃,也是愁肠百结、绵绵不绝的,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在北京,常常一觉醒来,以为是在睡在西安的老房里。而在西安,又常常梦见镇安和那六个乡镇的硬板床与土炕。前些年,回老家是常有的事,现在离得远了,已日渐不便。2021年清明节,我回去给父亲扫墓,算是最近一次回第一故乡。每次回去都能听到很多故事,它们是我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和补充。有高兴的,也有揪心的,这次听到的就是一个很揪心的故事。我打听了好多年的玩伴牛娃子,突然有了消息。那是儿时的“铁杆”,但已死去十几年了。他是开拖拉机摔死的,为一家老小奔日子,拉一车山货,连人带拖拉机扭麻花一般扣到了沟底。他的生命定格在三十九岁,而他的音容笑貌在我心中终止于十一岁,后来再没见过。那时他上树、攀岩比猴子更利索。我吃过他掏的鸟蛋,在青石板上煎成的蛋饼。家乡人为过上好日子,可是要比山外人多付出成倍甚至好几倍的代价,但他们依然在朝前奔走着。

抽象地说,故乡既是山川、风物,也是亲情、友情与祖宗的灵魂所在。总有人出走,到天下闯荡,也总有人回来或固守。我大伯父的儿子就把祖坟守了一辈子。我祖爷爷是武昌战乱与发大水时,沿汉江而上,企图寻找“世外桃源”而来到了柴家坪。可柴家坪也不安定,他就又攀到对面一个叫上阳坡的酷似母亲怀抱的山洼地带安顿下来。由此繁衍生息,做前坡后都是陈姓人家。我爷爷是读书人,做过柴家坪中心小学的校长,要求儿女识文断字。我父亲和二伯父都给公家做事。大伯父文化程度最高,却选择了“耕读传家”。过年的时候,见他给人写对联,红纸铺满碾麦的大道场。他已作古,可他的长子已然“钉”在了上阳坡的老宅子里。我们都叫他大哥。

大哥也识字,能读《水浒传》《三国》和《七侠五义》。但职业却是犁地的犁匠。那把木犁我抚摸过,儿时也试着犁过,犁铧却扎不进土地的深处,总是让两头牛顺地皮拖得飞跑。而在大哥的手上,扶犁简直是一种享受,且单手握住,另一手执鞭,留下嘴跟牛说话。有时一面坡上就他和两头牛,却能说一天,像在骂,但更多的是指引与鼓励。大嫂也是犁地的一把好手,大哥累了,她就接过犁把,把牛吆喝得麻利而顺溜。他们有个共同爱好:喝酒,喝自己吊的苞谷酒或甘蔗酒。度数不高,不上头,说很解乏。家乡有句俗语:早晨三盅,一天威风!他们不仅早上起来一人一壶,中午也是一人一壶,晚上回去还是一人一壶。吵架不多,打架稀疏,一辈子过得还算和美。最痛苦的事,是大儿子出门挖矿挣钱,塌断了腰,后来到底去世,两口就越发爱喝。有时还划拳、猜宝、打老虎杠子地喊几声。晚辈让到河边镇上去住,他们说太雨隔,就守在离祖坟一百多米远的地方,早出晚归对牛弹琴歌唱。山前山后的土地,在他们的耕耘中,还始终保持着儿时记忆中的生机。他们都已七十多岁的人了,但仍能吃能喝能干,日子也殷实消停,灶头的腊肉吊着几百块,瓮里的白酿酒囤着上千斤。

我总想,大哥才是故乡和土地的最忠实守望者。我们走得再远,大哥都像定盘星一样死死扎根在真正的故土上。我的文学也从这里生长起,并努力想在故乡以外有所收成,但根本还是想把那么多故乡的烙印,也可以说是时代与历史律动的微声,以发酵的方式,传递给更广大的世界。

白鹿原上的风 (外二首)

诗村

三月,白鹿原上的风
吹过田野
吹过山坡
麦苗挺起了身板
迎春花睁开了眼睛
星星点点,灿烂金黄

浐河边的柳

浐河边
柳树绿了
一点点,一星星
点缀在枝条上
随风摆动
曼妙的舞姿

三月的风
吹开了头顶上的云朵
雨滴飘落
淋湿了干涸的土地
滋润着乡下的眼睛

无月的夜

窈窕的身材
很像半坡姑娘
在河里汲水、捉鱼
那生动的样子
瞬间活跃了浐河两岸
把历史拉到了眼前

走在小河边
我发现
芦苇吐绿
柳枝招手
春燕衔泥
一群群雨滴在飞
我发出一组图片
瞬间就有友人问讯
是浐河吗
是白鹿原吗
四面八方的川原儿女
一颗颗温热的心
在惦记故乡的三月
阳光明媚的日子

无月的夜

无月的夜
玉兰独自开放
寒风微微
吹拂着花朵的羞湿
天阴得很重
星星也藏进了云层
不见一滴雨珠翻飞
城市睡着了

一树雪花
在三月,开成诗的意象
春风摇曳一朵朵白云
浩浩奔向天际

聆听流苏花语

芳甸

多想,靠在树下
听齐桓公机智突围的
千年过往
喝一杯醇酒泡过的花茶
沦陷在时光里

多想,沉醉在慵懒春风里
让一帘帘流苏沁入心湖
轻吟慢酌一阙清词
将祝福寄给流云

多想,坐在树下
让茱白流苏披被双肩
拈一朵花闭目微笑
唇启生香,与春风
合唱一曲纯真的歌谣



黄昏老街

周传利

陕南秦巴山间的汉江岸,一个叫石泉的县城,城南有一条老街,全长1千米,历史上曾经是商贾云集、繁荣富庶的商贸一条街,是明清时期建筑风貌的千年古城老街。

月色被朝阳渐渐吞没,天空由夜晚的深蓝慢慢过渡到清晨的柔橙,崭新的一天就此开始。周末,偷得浮生半日闲,和好友一起到石泉老街走走。

夜幕来临时,一轮弯弯的月亮挂在八角城门楼上,点亮整个古城的人文故事。漫步在古朴幽静老街,沿街是统一建筑风格的青砖灰瓦、飞檐吊角的门面小楼,基本保留了明清建筑的特点,与东西城门、禹王宫等古建筑交相辉映,浑然一体。

街道两旁满是飞檐翘角的马头墙和青砖黛瓦的四合院,这些带有明清徽派风格的建筑,流露出悠悠沧桑的历史感和质朴淳厚的气韵。青石板街道上,除了吆喝,还有挤出店面的熙攘。彩灯装点的明清一条街,更散发出别样韵味,雕刻故事的门楣在岁月的长河中倔强着不肯被洗礼,见证时光的小窗将上演过的悲喜妥帖安放。形成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吸引着游客驻足、留恋。

黄昏的老街,当一缕春风穿过红尘俗世,充斥着满目色彩。晃动着五花八门的水意江南,给人以无限遐想。街道两旁卖铁锅盔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几乎成了铁锅盔以及烧烤夜市一条街,有几家店外排着长队,生意火爆。商铺前的牌坊、旗帜依然在,上面写着茶铺、丝绸、瓷器铺等等,让人一眼便能知道以前这里头卖的是什么。不知道推门而入是否还能找到当年的粮票、肉票、酒票。偶尔的县太爷巡游,汉服、旗袍走秀,汉调二黄、花鼓戏演唱入眼入耳,恍惚间,昔日的场景犹如一幅画卷徐徐展开。

老街的游客中心设在一个大庭院里,牌楼别致,牌匾上四个篆字:赏石听泉。镶嵌着石泉二字,上联是:石韵和谐吟白雪,下联是:泉声清雅唱阳春,同样镶嵌着石泉二字。西门内不远处的石泉县署,门头斗拱画柱,木梁飞檐,色彩斑斓,一看就是重新粉饰过的,煞是气派。门柱上的对联为书法大家雷珍民所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点滴春雨,诉说着流年的神话。汉江奔流,石上清泉,群山如黛,勤劳的石泉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每日清晨,巷尾老爷爷卖的鼓气馍会准时开张,味道弥漫整条石

板街。卖鱼虾的小哥早就提着竹篓开始吆喝,各个店铺不约而同地开张。斑驳的石板路,开始捡拾着曾经遗落的记忆碎片,悠长的巷子,总忘不了儿时那一声亲切的呼唤。那一抹低伏在阴影里的旧时光,唐诗汉瓦堆砌的古街道,被喧嚣与繁华吵醒。

夕阳西下时,流浪猫在屋檐下的窗台上眯着眼,孩童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紫藤花翘首以盼新的明天,整条街都洋溢着静谧悠长的氛围。

老街的南门外就是奔流不息的汉江。沿着江边青石板铺设的小径来到红石包码头,红石包码头历史悠久,当年来往的船只都在此停泊靠岸,秦岭的山货从这里登岸,顺流而下直达武汉三镇,而长江中下游的日用百货则通过船运抵达石泉,再转往各地。石泉成了当时秦岭深处的商贸重地。

站在码头上,风一吹,港口潮声便吟唱。我听到了客商欢聚一堂,娓娓道着我从哪里来;我听见了挑夫肩负箩筐、土纸、瓷器等至港口的匆匆步履声;我听见将这些物品运至世界各地的溪舟船嘹亮的鸣笛声;我听见将食盐、海产和海外洋货等运回并分销到内地时哗啦啦的水流声……这些声音串在一起,串出了“无不开市”的传奇。

站在码头上,看江边明亮的灯光映射在江面上,那缓缓流动的绿漪清波和不时掀起的白色浪花,仿佛触动了我最敏感的神经,让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家乡的丹江河和丹江河边的船帮会馆。儿时在丹江河边玩耍的一些记忆喷涌而出。我想,没有一条河流不是孤单的曲折着自己的路程,不断地向前奔腾,正如没有一个人不是独自在收拾自己的脚印,努力生活一样。

透过手指间看着蓝天,思绪又回到了眼前的这条老街。千年来,老街历经沧桑。但幸运的是,老街并没有在时空转移中渐行渐远。在政府的牵头下,老街破旧腐朽的部分被舍弃,按照修旧如旧、重现历史的原则,利用仿古建筑的修复手法,较好地恢复了原貌,使其成为一条仿古商业休闲步行街。

这条见证历史的老街也默默把江山的记忆折叠起来,因为她相信,听汉江水的人终将会遇见无数场惊艳晚风的浪起。当璀璨了一整天的太阳缓缓放下刺眼与骄傲,流云沾上了满身油彩。老街在一层琥珀色里准备打烊,我挥一挥手,与老街作别。此刻,山风与江涛的交响仍在我耳边回响。我落笔迟迟,老街的前世今生还在上演,盼你能知道。



奔向新征程 (国画)

屈钧